

林场岛

杨志慧

严格地说,林场岛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岛,它只是一片集体林场,被一条细流环绕的圆形田地。我只所以称它为岛,是因为这里的“岛”字,就如“安全岛”一样,不一定是个水域中间的陆地,而是用来躲避一些危险,寻求安全的地方,林场岛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就是回避冲击,暂时存放灵魂的地方。

父亲是林场的一名技术员兼场长,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学习果树嫁接技术,去过山东威海、河北碭山等产地拜师学艺,回乡后带领承包果园的乡亲们开展人工授粉,使得果树丰收,积累了他人生第一桶金,他在林场工作的四五年间,妈妈只要忙活不过来,就让他工作时把我带到林场里撒欢。

果树林、大坑、地窖,林场里的所有角落都有我零零散散的回忆,进入林场的通道只有一个拱桥,拱桥近在咫尺的就是看门章大爷的小屋,他臃肿的身材总是穿得鼓鼓囊囊,不管春夏秋冬,腰间总是系着一条布带,布带上挂着一个油渍发亮的烟袋和一杆烟枪,他养了一群羊,每次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驶进林场的大门,都看见他坐在一个马扎上低着头搓烟叶,臂弯里永远放着赶羊用的皮鞭,父亲怕我在果树林里划伤,总把我丢在章大爷那里,章大爷磕了磕烟枪里的烟灰,大声说:“喂……又来了一只羊!一个小羊羔。”

长大些,我不想老和羊群一起跑来跑去了,就跟在父亲



身后进入果树林。

渐渐地我能帮忙劳作了,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都在果园,我多了一个玩伴,不用再和羊做朋友了,感觉不再那么孤独,父母给弟弟起的乳名就叫“羔子”,哈,章大爷又说了:“又多一个羊羔子……”

我和羔子在果树林里玩耍,我比他大四岁,有时候会有代沟,经常不屑他玩的那些在我看来都很幼稚的游戏,我对世界的探索已经不止于表面了,开始思索一些深层面的问题,苹果树和梨树分别位于一条小道的路两侧,小道的边上各有一条河沟,河沟上种植着用来嫁接用的海棠,看着父亲拿着果剪精心地给其他果树修剪,或者给其他果树除虫涂药,却对河沟两边的海棠视而不见,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照顾这些海棠树?他说,这些海棠树结的果子苦涩不能食用,种植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嫁接用,就像人,有用的人干出大事情,没用的人只能给有用的人打杂帮忙,父亲学历

不高,没有晦涩难懂的大道理,他对我教授的人生课程,都是通过林场工作的点点滴滴进行。

我长到可以拿着杆子爬上树够到最高的果子时,父母让我帮忙管理果园,每天像一个“果警”一样,拿着一端有个网兜的杆子在果树林里巡逻,“果警”这个词是我自己发明的,意思是果树警察,专门收拾那些坏果子,是非黑白如瞳孔眼白般分明的孩童,他们的眼睛除了好就只有坏,父亲让我把看到虫眼或者有黑斑的果子摘下来,扔到大坑周围去,因为这种都会传染其他的果实,他说,娟娟,你看,一个果子坏了,不及时拯救,一树果子都会坏,一树果子坏了不管理,一个园里的果子都会坏,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果树过了盛果期,产量逐年减少,再后来,内膛枝逐渐干枯腐烂,就如耄耋之年的老人,等我上初中时,就被全部砍除了,门口的章大爷也没活过果树……

醉了流年

刘郁林

热热闹闹的教师节在人们的祝福声中渐行渐远,昨日里,我静守心灵一隅,慢慢收藏来自心底的每一份感动。

感谢手中这一方小小的手机,它串联了爱的网络。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都拥挤着争先恐后地奔涌而来,简单而真诚的话语温暖着我饱满的心灵,爱的洋流立即传遍我的周身。

那个依然调皮可爱的课代表闫峰从上海打电话,在报出家门之前,又把他的语文老师绕糊涂了。我说:“我已经收到了你的微信祝福。”他说:“老师,我觉得还是跟您通话更真切,主要是想听听您的声音呀!”

那个才华横溢的谭小闲还模仿“感动中国”写了个像模像样的颁奖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你站在教书育人的前沿,激励学子关怀梦想,守得希望……”这庄严的评价着实让我高大上了一番。

“我可爱的漂亮的有才气的懂生活情趣的小姑子节日快乐!”我美丽的瑜伽小嫂也发来这么文艺的祝福;“美丽的郁林老师,节日红包来了,成长路上感谢您!”那个漂亮的、一如我多情的垒琦姑娘发来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红包,让我直接幸福晕倒;多年的已形同姊妹的闺密阿春已经预约了我的晚餐;女儿的那枝头粉色的康乃馨芬芳在我的床头、馨香在我的心头……

这些来自天南的、地北

的、身边的,来自学生的、同学的、亲友的祝福,如春风沉醉的夜晚,柔情而温暖,满足了一个寻常老师的心愿,熨帖了她的心房,也醉了她的流年!

这些年,我如一株草木,无论悲欢,总宠辱不惊地活着,不高贵,不美丽,宁静简约;浪漫多情但从不失却灵魂的高度,从未放弃心灵的成长。不敢说自己多么优秀,但却有一颗语文教师的赤诚之心,一直以母亲的情怀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学生,热爱着自己的工作,也总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岁月也是生命里最好的恩师,它让我洗尽铅华,学会宽容,淡然处世。

光阴流转,岁月没有偏心,在我们容颜刻下年轮的沧桑时,也留下醉人的芳香。每当这时,昨日总会重现,总愿岁月可回首。那些悠长的光阴,成了如今最美的回忆,任凭岁月爬满双鬓,过往的感动和幸福,将被我永远珍藏,多年以后,将它们写进我的《光阴的故事》!

冰心所说“爱在左,责任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路长途点缀的花香弥漫,使穿枝扶叶的莘莘学子,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流,却觉得幸福”。

分享自己快乐的同时,我更加想念我的恩师,好想给他们唱一首歌《你的爱路过我的青春》。

教师节虽然已经过去,可是我的幸福依然在延续,而且在倍增!

《冰心与烟台》⑦ 海的女儿

焦红军

一个人看海的时候,谢婉莹可以看见远远的海岸边灰黑色海岸线承受着海风的吹袭和浪涛的拍打。海浪冲向岸边,拍打在海滩上,溅起白色的水沫,发出哗哗的声响,又被海滩推了回去;然后,新一轮海浪再次涌了上来,拍打在海滩上,溅起白色的水沫……周而复始,不知疲倦。就在那个地方,在谢婉莹离开烟台两年后,烟台正式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港口管理机构——烟台海坝工程会。经过1200多名筑堤工人5年多的奋战,建成了东西两条防波大堤。除了海岸,谢婉莹看到更多的是海边的群山、海上的岛屿以及附近的田地。她将这些景观都深深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刻印下来,在长大后的文学创作中再取出来——她在散文《海恋》中这样写道,“右边是一座屏障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

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崆峒岛,岛上有一座灯塔。画上的构图,如此而已。但是这幅海的图画,是在我童年,脑子还是一张纯素的白纸的时候,清澈而敏强的记忆力,给我日日夜夜、一笔一笔用铜钩铁划画上去的,深刻到永不磨灭。”

海边看海的经历,让谢婉莹一直把自己当作是“海的女儿”。此后无论过去多少年,大海在她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正是在烟台,谢婉莹认识了大海、认识了大自然。她的女儿后来曾经问过谢婉莹,为什么喜欢海。谢婉莹告诉女儿说大海使人心胸开阔、包容一切,大海给予别人的都是爱。是啊,一生中最使她梦绕魂牵的就是大海。正是在烟台的大海边,幼小的谢婉莹开始懂得了怎样爱、怎样恨,萌发了奔如潮涌的文思,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每一次提起笔来,头一件忆起的就是海。”“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心弦。”以至于后来的她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对烟台、对大海眷念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在《海之恋》《我的童年》《忆烟

台》《从五四到四五》《我喜欢下雪的天》等等文章中,都曾描写童年记忆中烟台的大海及自然景物。或许,后来的冰心之所以对烟台最有感情,把烟台称为“灵魂上的故乡”,正是因为她对烟台、对烟台的大海太熟悉、太了解,她对烟台的大海有太深的感情,烟台海边每天看海的童年记忆给了她太多的回味。

烟台的大海给予了谢婉莹最初的艺术熏陶。成为作家后的冰心在《信誓》里写道:“文艺好像海的女神,我是忠诚的舟子,寄一叶的生涯于她起伏不定的波涛之上。她的笑靥,引导了我的前途;她的怒颦,指示了我的归路。”正是借着海的引导和指示,即使是“单身独自”,冰心也能“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烟台看海的经历也让谢婉莹喜欢上了空阔高远的环境。她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即使成年之后,也是不喜城居,怕应酬,没有城市的嗜好,“一到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

这种看海的经历和与海相伴的经验越过了童年,陪伴了谢婉莹的一生。几十年后,谢婉莹在横渡太平洋时还说:

“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的积渐的爱起来的。”这“一点一分”就缘起于烟台海边那个看海的小小身影。在这次横渡太平洋的过程中,当风浪来袭轮船时,全船的人都躺下了,只有谢婉莹一人坐在船顶上,“渐渐的觉得快乐充溢,怡然的笑了。”她觉得自己的身心,与大海离得愈来愈近,仿佛要去接近海的女神的邀请,去赴她的夜宴似的。此时此刻,她又想到了父亲,念起了母亲,还有三个可爱胞弟以及烟台的大海港湾。她的心魂也因此“由激昂而宁静,由快乐而感到庄严”。美丽的回忆,使这位海的女儿,觉得海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船就是母亲给她安置的摇篮。几百个婴儿都在安睡,唯独她,这个清醒的女儿,还在倾听母亲给她讲故事。

在她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大海的描写:有晨风晓色中的大海,有夕阳晚照中的大海;有风雨凄迷中的大海,有雪花纷飞中的大海……她曾深情地写道:“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每次和朋友谈话,谈

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作品中这种对大海的热爱,也正体现了她对童年记忆所在——烟台的一腔深情。

即使是在后来,进入高龄又遭遇到动乱的时候,冰心先生也仍然深爱着海:“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与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大海是生之源,死之所。冰心先生曾一度提到死后,希望“以万顷沧波作墓田”,“葬在海波深处”。那是何等的凄清,何等苍凉,又何等豪迈啊!大海的美丽多姿给冰心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在她心中,烟台的大海是爱的化身,是童年美丽的回忆,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总称,是灵魂深处的栖息之地,是一生都抑制不住的美丽冲动。海滨的一草一木,一沙一沫,与冰心先生的“生命小树”相映成趣,吸收着山风海涛,成为其最初的恋慕。而大自然之美,又反过来陶冶着冰心先生的善良心地,成为培育其爱国思想的热土——她是多么想好好保护着这美丽而珍贵的祖国的山与海啊!就这样,烟台成为冰心先生永远的精神故乡。